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七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兩穀字。心術則同。意思自別。

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鶻突。須見得邦有道之穀。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益原子。卽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卽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須看透後世庸臣巧宦與徵君高士同一肺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卽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亡立化。卽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荦隱伏于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

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剷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杳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當別之。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鶻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陳龍川事之遠於人情者。其爲行甚高。聖人未嘗不服。而卒不敢信。恐其能自守而不能爲世用。云云。**龜**有甚干涉。總是仁字不解耳。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

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尙行。其爲不仁可知也。今將原子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著原子。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

聖門之學。求仁爲宗。仁難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旨也。論仁亦不一說。有精密嚴謹之教焉。有廣大流行之機焉。在聖人偶舉。無所不可。聖言遠如天。近如地。滴滴落窠。槽非禪家語句比也。驟使不行而曰可以爲仁也。此亦似夫子克己爲仁之說也。克者內盡。不行者外鍵。正相反耳。以爲似。只是看得克己粗也。天下之不行克伐怨欲者。必有能行。

克伐怨欲者而後至也。說他道作用是性。四者正不可少耳。若遽以此爲仁。則是乾坤有嚴寒之骨幹。而不必有和暢之血脉。其弊亦不可勝言者矣。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剗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羈解索也。譚友夏謂如此。又將何處名理障他。規矩縛他。不知其厭苦名理。規矩。却正被彼家名理所障。規矩所縛耳。以不行爲苦。其病猶淺陋。可見看得行亦無害。正有縱橫妙用。則亂道甚矣。然此是其學之本領。說來必到此地。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崇禎癸未多屬用人者說。貪與侈陳鴻麗耳。

必有下得斬絕。不必有下得微婉。語脉間卽須體認出聖人中和。

之氣忠恕之情。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論德仁便是辨言勇。聖人四句自平放刪抹一邊不得。若謂所重在德仁。則又何消說得。

聖人貴有用之學。故亟辨其本焉。見處祇在作用上。故要重德仁。說來都反重言勇。其病在看得有德仁之言勇。與不必德仁之言勇。只一般耳。須知兩樣言勇便不同在。

後世學術事功。不出清談與作用二害。敗國亡家皆緣此輩。只是無德不仁。不是欠言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故上半句不妨儘力敷揚。與隱顯激昂語不同。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趙衍文：君子之與小人所分者善惡。而所共者成敗禍福也。**程**只此句看得分明。便有壁立千仞之意。**文**人之所能爲者人也。而其所不能者天也。天之所能爲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程**天人分界處清楚。是聖賢語。方覺果茲癰痔之論。是駁雜。**文**明天人之理。天固無所庸其求。而吾亦奚至於求。苟可以死。則死焉而已。苟得有天下。則亦有焉而已。**程**聖賢只有箇是字。死是死可。有天下是有天下可。**文**羿奡自有所必不可爲。禹稷自有所必不可不爲。不在乎得其死與不得其死。得天下與不得

天下也。此理今日無人道。道亦人不信也。奈何。

彼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皋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於是聰明人。卽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會透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

佛氏喜言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迴。無對會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

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那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能於此叅箇粉碎。方許他具一隻眼。

章世純文凡見不善而無譏者。近於悅其事也。近於悅其事。始於以身爲之也。見善而無譽者。不悅其事也。近於不悅其事。始於以身遠之也。世間大約此輩居多。近且流傳衣鉢矣。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

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爲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讀此不禁慨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勞中看愛。誨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至義教誨之名先知先覺之任也。**至義**看伊尹相湯訓太甲是誨之至善直從樂堯舜之道來。**至義**天性既真血氣自強。**至義**忠字只看做天性却不盡忠固是真性真性得學力乃盡其不由學而得者生質之最上不可以律平人也正希爲良知之學故視學問卽爲義外耳。

陳際泰人臣諫君易誨君難。**誨**與諫總是責難不必強生差別至此謂誨與諫有不同可也謂諫不如誨更無此理。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四句原無歸重子產意。

或問子產章

首節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黃憲交鄭之行惠與他國異。子產之行惠與他相異。向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也。**問**或謂此三語太過。曰。子產於三者。只小樣耳。他却是以智勇行其仁。**答**吾是以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問**此却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卽有亦是機詐。

問管仲節

奪伯氏云云。是夫子特舉此事表微之意。

陳子龍交問曰。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

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污。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國飭身清素。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玷。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卑劣。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附此章文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當世稱之熟矣。然

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各爲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衆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或畧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爲質。亦足以大服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申。齊之夷。晉之胥。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未必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較然其不可易。今夫子產。明察以斷者也。當其鋤強族。鑄刑書。威期於必立。不避貴者之讐。法期於必行。不于賤者之譽。跡其所爲。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強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民。以其術強國者。數十年殺僇之運。於是乎開。以其術愛民者。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乎厚。操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

至於今。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意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雜乎王霸之間。則惠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討。君子之所不道也。卽賢如子西。又何以稱焉。吾觀其人。知辭位之爲義。而不知僭竊之爲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爲禮。而不知潛夏之爲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舍楚之千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一賂以買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士。敗於簞豆。類如是矣。然而夫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爲是烏足以當吾責備焉耳。然則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而吾黨每深求其隱。得毋重疑其心。而名幾易墜乎。不知仲之罪。在後世效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大

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教化神而政令簡。故被其恩者不
以爲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覆載之大。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
忘。功過明而賞罰必。故受其怨者亦不以爲怨。而死生感泣。反
深於放廢之人。今卽觀於奪駢邑一事。至䟽食沒齒而無幾微
怨恨焉。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不
易得也。夫雜乎王者。尙有不求共白之懷。惟操之者太急。故必
怨詛於始而歌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
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愧厲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
已。彼子西者。旣無王者求仁之心。復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
及於亂。又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節是聖人降就世情上說。

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云爾。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然此節却是泛論常人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詣。

唐順之

云云

吳崑麓批云。非無怨者不能爲此文。按荆川先

生性最淡潔刻苦。布袍疏食。夜臥一木榻。不設重席。且清煙多病。其封翁憂之。托王畿龍溪爲之解說。畿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荆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荆川惘然受之。夫荆川之清與封翁之慈。皆明德也。畿不告以仁孝中正之道。而漫爲邪禪無道之言。惑誤荆川。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如是夫。然荆川之恬淡刻厲。幾於無怨。固爲難矣。

孟子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卽是其不可爲處

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賢於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清

右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逆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首節

一若字貫四之字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讀來何其鄭重而作家視之以爲無有只備得成人作料耳用作料尙在下句此四句只一若字是實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兩箇亦可以爲是遞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說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

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見聖人用處心切。

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羅萬藻

聖人取善惟恐其失之也。汲汲焉採接於風聞之間。而

推駁於彼己之際。蓋不特三代直道之人心宜爾。而異地相慕。悅正恃有此念。可託相知者。明此意可見人惡宋儒苛論古人。只是自己卑薄。並薄待古人耳。

周旋文子公明賈太好。反失聖人語氣。三乎字畢竟疑詞。謂夫子求詳其實。非譏薄人意是也。謂夫子是幸許厚意。却非也。聖人不信處極明。却正極厚。纔著一分周旋。卽失天體。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節。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口氣極輕而理極大。

輕口角說大道理。若不自覺其贊歎者。語語對上三不字。

其然是初聞賈語欲信而驚之詞。其語極突。其聲極短。時人卽於此兩字中寫得夫子曰動言甘。陽許陰否。全無聖人與人樂善之意。此其所失。又不僅在辭氣之間而已。

其然豈其然乎。不患不委宛曲折。正患太委宛曲折。裊頭弄舌。寫得聖人不是世情滑漢。便成尖酸薄子。此正是時下人心軟媚無骨。病根流露處。豈得謂之善摹口氣乎。須識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方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重。求後輕。求後且不必。况以防乎。求後則尚可。以防則可誅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未泯

桓公正而不譎處極贊歎不得其分寸只對照晉文講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論語純文君子之所謂義於其必然者可定其所處其出於可以

然可以不然而者則亦聽夫人之自行其意而已管仲召忽之事

是也言聽自行其意便亂道當云自審其宜此所須於權也

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二公子皆非當國者也而分均以年年

均以德則小白猶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當以先君之義謀國而

以宗廟社稷之重慮事子糾不可則以公奉小白而稱義以止

子糾不出於此而輔之以爭則二臣者皆得罪先君得罪於宗

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召忽之是非當於此時論也。且於子糾無成桓義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置之矣。是非隨時有定豈有無是非之時哉。但是非有至精者爲難辨。此非聖賢不能斷之盡耳。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傳。非齊之家相僖襄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興廢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傳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卽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

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明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舍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節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卽王魏事功。安得据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勲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卽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

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

首節

管仲非仁者與。焉頭一句。事理未露。然子貢却先有下文。纔有此語。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

非字嚴直。與字寬婉。下文只是非字勘斷。此與字中。却有許多律例。比依駁辨在。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讐之義也。然先輩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疎。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

究固難曉然耳。

艾南英

僖公在而惟所命歟。羣公子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分

未定。而師傅之誼自尊。從公子者。非委質之例。則羈旅之誠已

切而殺身之情可緩。**評**此論不妥。從亡卽有君臣之義。**文**使僖

公之身尚在。舉夷吾也。鮑叔也將遷以他屬。而更置焉。朝屬之

糾而官之。父屬之白而官之。仲亦不得而自主也。**評**此段于子

自云。當時公子官屬。不知如何。然亦說得有理。余謂無理。僖公

命傳糾。未嘗命臣白。僖公尚在。則不得自主。僖不在。則當以初

命爲正矣。**文**社稷無事。而私門側室之黨立。此於渙羣之公。固

已非矣。**評**難說此太平話。鮑叔先奉小白奔矣。小白亦庶子也。

文一姓相承。未有瞻烏革命之變。此何莫非先君之裔也。昔

當時諸侯公子。例皆自爭立耳。原非革命之比。如晉諸公子之

亂豈可以苟息爲小諒而呂卻爲達節耶。彼匹夫匹婦者見理之識必死而自持之信不必精。故不可死而死耳。可以無死耳。非不可死也。諒亦不至於死。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尙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卽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盲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卽程子兄弟

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云爲傳從亡與委
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倍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
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尙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
命太宗爲太子。卽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章

首節

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
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問之曰節

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據與俱同升事。牽合文
字。說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

卽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實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文字重可字尤重。重文字者。著眼只在文子。重可字者。著眼不係在文子。越見得聖人立說義蘊闊遠。以爲矣。三箇虛字。神味亦無窮。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旣無道。二臣又非仁賢。卽謂靈明於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爲

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陳武龍文

儒者之說。則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之所急。又不專

在此。

釋孔子儒者之祖。平生戒人主以修身飭行爲本。奈何譏

訶之哉。

文假令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

婦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此固快論。然使桓文

能修德以用賢。詎止比霸功哉。**文**衛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蓋

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釋**君子

只恁輕相。若只好治國用。亂國無足用。則非真君子矣。本義只

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尙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

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

之。豈止不喪。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

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卽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

身飭行明矣。豈可訶儒者之論爲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言過其實所以預知其敗。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魯之三家無異於田氏。夫子之一告。不特正討賊之大義。且陰消其禍心也。**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

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等。卽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

當犯時更以勿欺爲本。

勿欺也六字一片。總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個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卽欺矣。

闕有光 蓋將以求盡吾心。而吾之意氣無所加。必求諸道而不

徒逆於汝心也。**語**此意寫得精。人不能道。以此看萬曆至崇禎

問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上正無盡。

上達中有強勉工夫。有漸次工夫。

上達直是希聖希天。無可歇息。

中道便下。

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達有上下。路只得一路。君來路。我歸路。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卽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卽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

上亦卽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墮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中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中庸 天下中立之人爲善善不至爲惡惡不至。往往介於是非之間。其實無此一位。不上卽下。凡所謂中立者。卽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然愈巧愈下。**文**品類之殊途。非必若吳越之不相親也。**論**分界只一間耳。**文**行能之變遷。又非若水火之不相易也。**論**此聖賢所以貴改過遷善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已爲人。總在隱微處分別。

爲已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卽希世騖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已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已之事爲乎。然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節

何爲一問。原山意外。寡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授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子之意中矣。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方見
玉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自警策
耳。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不著痛癢矣。

陳陰

艮者。一陽在上而二陰在下也。䷳宜只論思。不必說卦。

家山土之高也。土理疎而主通。是二陰也。有思之義焉。䷳艮卦
以一陽爲主。二陰非思義也。䷳山土之積也。土氣靜而司止。是
一陽也。有位之義焉。䷳三與上爲位。九非位也。䷳二陰思之體
也。虛而能靈也。二陰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亘
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爲止焉。夫思善游。不
以極重之力止之。未之或止者也。君子之道術。所以自托於兼

山也。**評**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與外卦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艮止與畜止不同。畜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要之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警省善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字也。各十多賣弄經學。適以見其不精於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濟。只看此文講艮義多不合。終難免杜撰二字也。

文陳夫思無不之也。若是者思病位亦病矣。**評**無不之。是思之用之妙。如何便病。人不善用其無不之。乃出位而病耳。**文**凡人所爲多無成者。思病之也。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評**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即多思而當然思乃虛行。可以旁涉。力以

實効。難以遍圖矣。**評**此更不通。思而當。何病其多。思而當。雖多。只歸一理。何害於力。虛行旁涉。原非思之當也。**文**君子知之。故以現在之位。而域其思。欲事之少而易成也。欲思之少而易當也。**評**全不爲此。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

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聖。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

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瞭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彖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止以位字爲主。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首節

不憂恐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發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有憂恐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煞見得。子貢云云。

艾南英云。若是者。非學問之所強也。雖說入生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三者爲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節

此句都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詣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卽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意。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詞者。於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先覺針鋒之差。便是逆億。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所以能覺者。誠明先立故也。片言折獄。卽是此理。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

不億。所以先覺也。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億逆卽自私用智之

痴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固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會。

抑亦似轉不轉。一氣直下。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槪矣。

上十二字作一句讀。則者字實落是一個人。

歸有光文定其心而不以物勝。**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文**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變。而我無與其間。**然**須中有理始得。震川此文道理皆從明道先生定性書得旨。然極處尙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爲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孟子言卷一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節

兩句一辭一任一荅辨一自明是非畫然雖語氣宛轉不得用一鴿突語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趲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闢筭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卽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子曰何以報德節

何以中有縱有奪。正緊赴。或人句下作轉。

子曰既患天下之不平於怨。而有以相化。更當患天下之不競於德。而有以相勸。**評**以德報德。只當下義不當爾。不論勸不勸。

以直報怨節

龍溪文古之人有可怨不怨者。烹其子。因其身。禍亦已烈矣。而其德乃盛於君臣。亦有以怨爲德者。殺其父。庸其子。憾亦已深矣。

而其功下逮於民物。**評**所謂直也。近人有謂禹不當臣舜者。只坐未明此義耳。

直之理卽在怨字內。看得怨字分明。便非睚眦者比。

後世借大復仇題目。爲奸人行私無上之助。其弊實出於司馬遷史記。遷借以抒其憤耳。而流禍有不可言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節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卽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然於下學中。便要求上達。便害事。

金溪 吾耳目心思之所用。俱平平然。有寧靜專一之地。而冥觀玄覽。乃遂覺吾神明中之本無可知。無可能也。此一轉。卽入禪門去。乃彼家之所謂上。非聖人之上也。一箇上字。看不的一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的。曰。他上字在無善無惡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下學無以致人知。上達又難使人知。須兩邊說盡。

此處語氣。最難臨摹。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夫子自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陳 當讒人交亂之時。有志之士。不勝其憤。誠欲得而甘心

焉。而後將何以自立。且不論後。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

而有利於國。君子豈避嫌疑哉。不幸而多阻。則將解甲而退。從容廟堂之上。而委蛇於羣怨。此亦必無之事矣。而我亦終不釋兵以自斃。至國家中分而莫定。非自全之策也。雖然。孔子墮三都。出藏甲。而安然終老。要之此章。只于路身上事耳。累及孔子。亦太株連矣。行廢皆命。曉景伯。安子路。警伯寮。若聖人謀國行大義。豈委決於命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

此將字乃替月而可的可字。此與孟子行或使止或尼同意。將行將廢。謂其進退之幾兆。非指治效淺深也。若以道之將行。將字作替月而可。可字觀。則將廢句又當作何解。

子曰。賢者辟世章。

首節

陳子龍文太上之士云云。**聖**賢者乃太公伯夷之儉。豈老莊等流哉。**文**談諧黃屋之旁。戲弄王公之側。而隱現無以定其名。**龍**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避世矣。且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依隱玩世。與阿世希主。同一根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此一點心。直到聖人近際。方信得及。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陳子龍文百官至備也。三年至久也。而聽於冢宰。則且擬於王也。然而篡竊之事不作。旁落之憂不起。蓋所謂冢宰者。如殷之尹陟。周之旦奭。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龍**此解亦未足爲定論。後世親子弟。腹心大臣。何嘗不有。正不可恃耳。**文**國君

之不能終喪也。其說有二。臣子一也。以海內之大而遏音樂禁嫁娶者三年。其不便者一。後世幾事日繁。變故多有。而欲人主拱手而聽之大臣。卽大臣何以自安。而人將以議其後。其不便者二。**評**臣子禮原不一。喪制本是親親中事。堯之四海三年。德盛感人。非故事也。大臣有不自安之意。卽非古大臣。霍子孟便不如是。**又**短喪卒非人主盛德也。以我論之。臣民則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便殿。而宮中上奠。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綬而出。如魯伯禽晉襄公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帝近之矣。**評**果欲行禮。豈止宮中上奠。不受朝賀。若大事墨綬。則古之人皆然。同禮也。○三年之喪。遠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

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間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諒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後世只於儀制上講究。而復叅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道古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盡於首句。

全理只在首句。說到盡處。便有末句。

金鰲

離人別無安頓此已之地。人與人各調於適。卽君子亦惡

所容其修。君子本修人與人之兩相持不相化者。云云。**譚**君子原只修己耳。豈修人耶。他只要兩邊都沒事。便是修安竟却不是修己以敬道理如其意。修卽是安。安卽是修。人卽是己。己卽是人。一下打破。有何人已。有何修安。而後正希之宗旨乃見。用儒家言語說禿丁妙法。此云云者。只做箇話頭耳。故其高也落空。而其卑也則人於粗且腐。

安人安百姓。只在修己內。不是問效驗。

修己中步步工夫不同。工夫到盡處。功驗亦到盡處。

時文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

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

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極言其大。末二句乃轉出極難意。

熊伯龍

惟時山再曰如斯而已乎。將窮修之所至以著之也。

子路兩問意却不如此。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非欲推廣敬修之義也。此亦近來一槩周旋不欲說壞之弊。

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卽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曾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再答。但極其盛不離故處。此是聖人問答之妙。若抹却問語。則似聖人自己推演修己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攝敬字之意矣。

安百姓。從安人中轉出。須理會。方見再問再答。與下文猶病之意。
答處置一人之才。未必卽其處置千萬人之才。而通一六之
心。原卽其通千萬人之心。是則是也。須看所以通之具。何如
耳。**文**豈敢謂隨身所值隨人得力。盡有益於天地。盡無愧於此
衷哉。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語**一篇兩銘道理。正在隨分
自盡處。卽萬物各得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
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修己以安百姓。須緊靠安人句中發明。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
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
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止講得己與百
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視安百姓之己。卽安人之
己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異歟。只爲修之量有足

不足。故已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已以敬內。這裏面地分儘闊遠在。

修已以安百姓。不是鋪張開去語。乃倒縮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已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已與上修已分量已不同矣。修已以安百姓。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已。與安人之修已。又有別矣。不是修已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

安百姓。不是百姓安。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而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已便了。故曰安百姓。不曰百姓安也。

一人便是人。千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猶言天下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鉅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與積力久皆聖人鐵格定去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貫卽貫多得一兀無所不貫子貢向者實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題有理病一離一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主

知說而泛拈心字與曾子章無別二病也。

陳際泰文人驚於多學而識紛紛未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徑寸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更覺其少。相與詰其術而思徒業矣。**註**此豈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雜低頭中拜倒六善知識耳。**說**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忘乎學識者。故能游衍於其際。**評**家以如此說。方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攪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黃淳耀文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外。必有所疑焉。**評**只講貫。不忌

多。貫則不遺。遺則不貫。文節節而求之。統其大勢。必多衡決。銖銖而積之。縱能利用。未識本原。評一貫卽在節求銖積處。吾必先有一物爲權衡。而後學焉。評能先得此物。則不須學矣。卽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謬。不知他我字先壞了也。又心融神悟。可聞乎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類隨。亦不廢灑掃應對之事。評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二。此異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發之。兩予字固有意。

首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在多學而識也。

須知子貢有箇窠臼。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

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轉關。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卽來。是子貢轉頓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旣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滑。非字澁。與字正。與上文與字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相對。

曰非也節

非也兩字直折。非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廢棄。

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真
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卽爲邪禪所陷溺入
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
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
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原不是舍學識求一貫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聖人操一以觀多學人必由多而得一不然子何不告
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語的然可破邪說
之妄

公看皆字某看皆理一非另有一物也

言言卷十一
三
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傳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竦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孤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漭。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焚決離不止。至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

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永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畢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去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

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唐順之文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其如有爲何哉。**評**不必說到此。正可卽遇見德耳。舜無無爲而治之德。則先不足以協帝而升聞。得人而分職矣。豈待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哉。

堯豈易紹。禹皐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歎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聖德重恭己。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

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癡人前真不得話夢也。

恭已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已句只是繳足上句。於無慕擬中作慕擬。總要見其無爲之至耳。不是題之結穴處。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已卽無爲。艾子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已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離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窟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陳際泰文生平浮誕輕薄之習。久已傳入人心。而一旦易之物。固未忘其初耳。**節**不必說到太狠惡。只尋常游移不誠實人。便行不去。參前倚衡。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却不可盡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卽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註及。非子貢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之。人多以一二語輕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求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樂。則自

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着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新西 仁是心之德。必克復敬恕。乃是爲仁。事賢友仁。爲仁者先資之具耳。正不須此。此二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爲仁。甚有層次在。淺言此二句始可以深言仁也。自記甚高。然又須知求深同非。真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做上徹下事。賢友仁。同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仁處。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方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事賢不是教人近貴時又有謂當其策名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思真勢利語如此則凡大夫皆宜事矣

兩之字甚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衣鉢私營羽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士不徒以其名高近世奔逐聯誼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亦徒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陳轅文

草茅之士不知朝廷之尊妄謂名公鉅卿或偶然致此

位耳這觀夫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也須果賢者始

得今日遊客講師逢迎醜態固共成一箇不仁耳

州里之士

不知天壤之大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所附耳這觀夫士之仁

者而後退焉自廢矣

孟子

朱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卽此

義也然須果仁者始得今日好名微逐者先將仁字根剗却

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曰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己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爲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爲己爲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文子子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評**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而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會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爲萬世立

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旣非遵王法古。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謂損益由我。目無古今。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言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手段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節之至。

豈專美舞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爲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典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之誅甚嚴。其者與語氣甚婉。直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重在知字。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彼爲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發聲文**。嘗觀春秋之法。苛責賢者。雖一念之微。一事之舛。亦不難被以惡名。**註**。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護。却是私心。**文**。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遺逸阨窮。固嘗舉於朝。三仕爲士師矣。特未與立耳。**註**。此又不然。不行其道。士師卽遺佚阨窮也。**文**。以子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知於其家。抑亦不忠於其國。**註**。四語又太重。太斷煞。是合平生。非論一事。却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走趨。是以爲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蹺蹺。此病正自不小。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正希之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爲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唾面自乾之論不同。

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倒角模稜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堂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末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如之何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羣居終日章

須知羣居各有當爲。羣居亦必有同理會事。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握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義爲主腦。而禮孫信以全之。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末事前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味爲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畫斷。轉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僞。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朱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爲四句總成一事。義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自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

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卽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爲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遞意。

以上句爲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一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畚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

甚精。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卽在禮行處。

孫出須講得精。王半山無赤鴉几几氣度可知全不曾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祭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已。若誤說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總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卽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日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我南英文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語朱子謂信

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卽可命其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爲質一句中了。却矣。又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內之分。而安勉之殊也。圖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甚謬。亦坐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勉之別。今日義外義內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孫信。

楊以任文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潔之行。交於毀譽。成敗之後。制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爲其後者計也。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泯滅。此天之一定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禮孫信。君子所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陳子龍文云云。節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膺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沒世。而稱不稱可自信也。

陳際泰文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翳史氏或至自失其姓名與幽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嫌爲其後裔筆筆從沒世兩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冽意有令人悽愴意畢竟悽愴意多凜冽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疎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不覺轉身又墮他圈積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郭洛文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召致之原所以無求人之

理。文。君子立意較然。正藉此多虞多喪之心。以自增其愧嫌。**聖賢心法**。祇這些子耳。

羅萬藻**文**。置已於古人之間。卽道德仁義之已然者。皆足殫吾念而使之驚。**評**。意求過高。卽蹉入邪學去。卽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文**。已之爲我有而爲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已。累於求也。**評**。如是則求諸已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已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致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向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君子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爲人而已。今將已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今說求已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已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爲我有爲我累。是又說壞了已字也。其意不過求深。

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卽君子二字。人品事理變相百出。

矜羣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真僞生來。

矜羣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僞。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原只是矜羣之略過耳。爭黨卽跟著矜羣便來。

莫道事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

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著而來

文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文**惟甚不足於內遂矯托於風裁惟慢焉鮮主之人多峻狗夫聲誼云云此輩題目可敬聲譽可聽口角可畏面孔可厭心術可誅甚而有不足誅者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言矣將偽君子行狀寫透真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二字更不用著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塑生圖更不必向死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黨亂皆朝

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敗壞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於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不廢亦不是必用。

陳際泰文。天下有心論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平。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王。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角。然其科
旨以明示之。而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然君子於此
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卽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兩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箇人
一串事得。生薑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磕
著粉碎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知言。不以處自有學問本領。
不則雖就人求人。就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
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輒云。閱世多違。應物
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單拆身字。或與天下
一世作開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開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
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
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二句。只解恕
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
也。

子貢非先有人已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
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
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
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卽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會。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卽禪學也。附此正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卽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卽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強。檳倣世道大關繫。於理既傳。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煞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閭間事。必細布及卿士大夫聘交。投贈。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理。不在事件上分大小。卽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家便大。而細微近事便小也。

陳子龍文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國不必如此此禍却易見今且同是堯而非桀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爲可憂耳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況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己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言論卷一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聞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卽在有覺之中。但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卽在人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

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章金牧文。大道浩邈。自有人而形氣智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爲必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評**。吾嘗謂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於斯自合。**文**。氣周於寥冥。重淵化亦達於蠕鱗。鳴躍獨是道周之。而得瑣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弱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爲俯仰指畫之。**評**。方見人字不小。異端平等觀。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爲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

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陳際泰文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至不改而後予以過之名語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墮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誤處亦不在尋常間

顏光猷文無益而知悔則前此之刻勵猶足爲後日媿悟之資評此處轉關非絕頂聰明人不能文不幸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爲終身不返之勢評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文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審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得不出於此耳。**國**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杰。吾謂果是豪杰。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杰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唯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誣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古言卷一ノ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卽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衿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憂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論語 儒者觀人。恒視其食之去就。以驗其道之淺深。**註**看後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疎略不得。

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蒞之二節

莊蒞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蒞便是已知

及仁守之莊澁。遂節要包上文遍下。將莊澁平排看。只是外邊未節。從知及仁守統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車世範文云云。病只坐粗。其所以粗者。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澁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道却精。卽知及仁守莊澁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拒之云也。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當知此。務爲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爲觀人言。不爲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卽有小知不得掩却大受。

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寄。馮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凡說

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遇上。

大受二字。強者牽人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福貴場中作夸大語。徒流露一副粗鹵眼孔。一片庸鄙心肝耳。直向學術原頭討取箇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眼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器識氣象。方見得君子盡。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可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鄒沅文世無隆功。由至人之量不盡。**評**宋之不返於三代。不能知用程朱耳。今人尚謂程朱有體無用。理學無救於宋之衰。豈不

謬哉。

程朱之不見用。真足爲三代後千年恨事。

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
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
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患。而仁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
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
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殺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時文。

泛說箇正耳。

朱裴文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議之爲忿爲強者皆諒之屬也。

評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正復鄭重。

王紀昭文情出於公公在而私附焉。食亦公也。心係於此乃私

耳。**原批**讀此文方知因事詔食前輩亦有誤人處。**譚**天秩天祿

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

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

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

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一處。謂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剩語。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卽今讀文者。自己先搜剔此心。讀文欲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熊伯龍文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皆非也。**文**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慎爲本。

而疑民震主之才。俱無所施矣。**譯**大言僞行。以權術作用爲事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文**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之類也。**譯**推廣言之。正不堪問。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敎無類章

有類定是曲說邪敎。卽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詁。

類者卽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爲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關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東坡奏議辭以稱言此辭之所由起也辭以宣心此辭之所由美也辭當拈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之則仍是所由起耳

宋文公集今天下之脩辭者衆矣帝王之謨而或假以儒臣之纂組不免口至而實不至漢高入關三章勝後來詔令多矣文訓詰之言而或經夫生徒之輯錄又乃疑真而復疑僞程子語錄云某在何須此又春秋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諫諍之章乎款未靖則煩蕪易故厭聽之心問遺之篇情好未暢則支浮終有猜嫌之忌陸敬輿之封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達也**陳朝暉**文好盡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爲簡也讀至此三蘇未免氣奪文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將

爲可厭也。**註**此荀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徇辭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

所達者何。今人但達辭耳。

言之不文行之不達。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同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黃淳耀文。今天下之立言者。吾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奮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飾其
寃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
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語文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
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簡甚麼。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
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永叔子固
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
達是達簡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爲簡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
余嘗不自揣欲取秦漢至今日文字編爲一書分爲四部。其大
旨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後世講學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師冕見章

於冕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卽不會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爲道耳。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後進爲文。只巴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擡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不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某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
聳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終